



咖啡屋裏的空氣好沈好悶，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，溫度計上是攝氏七度，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，他猛地呷了一口特別吩咐的冰咖啡，唇上一陣冰冷，但卻覺察不出凝釋的意味；夏日的午後，打完網球，總喜歡來這裏養一下神，幾乎每次都坐在這個面向牆角的位置，獨自品着冰涼的咖啡或阿薩姆，一股冷流滲透到每個毛細孔，點放輕柔細緻繞人心懷的小曲，把自己溶入那優美的旋律裏，昏黃的燈光下浮漾着扣人心弦的靈性，有時候閉上眼睛遐思，淨濾思維，借寧靜驅走寂寞之感；在獨處和寧謐之中人才是最真實的，不矯飾，不撒謊、不掩瘡疤，可是“自己”，有幾個“自己”曾被你看過？那一段日子，他曾高唱走自己的路，得意洋洋地從迷失的森林中發現高聳的教堂尖頂，走了出來，卻看到幾個熟悉的足印，他擡著頭，急遽的消失於人潮中；理性和塵俗之間，其抉擇往往是一面倒的，文藝復興，把人類從神和封建的魔爪中解放出來，鼓勵人去追求幸福，曾幾何時，工業革命帶來的文明激進，生存競爭，再度給人類套上一具無形的枷鎖。

低迴的樂音似一股熾烈的火焰在他腦海中燃起，火堆中的枝桠比比剝剝地響着被擠壓的淒慘哀絕

叫喊，聲音在擴大，胸中好像被什麼壓到、喉管哽咽着。

那天小胖告訴他逸平的哥哥遭遇了車禍，被送到××公立醫院時是晚上九點鐘，然後是一連串的手續，家人匆忙趕到後，院方堅持照往例辦完手續，繳完保證金才願意動手術，哀傷和迫切的懇求聲，隨着湍流的鮮血漸漸凝結，而院方似入定的老僧，始終維持那嚴肅的修養、堅決的意志；等籌足款辦完一切手續，醫生正趕上宣佈那顆血淋淋的心藏已跳足九億五千萬次了。

聽完小胖的話，他攢了一下眉頭，沒說半句話；有些時候是不該講話的，而有些時候卻是講不出話來；辨駁既存的事實有兩條路沒有更深沈的事實，却又不願同意既存的事實，那麼除了撕破嗓子外，就是沈默。

想起那衆醫院素以組織嚴密、管理良善著稱，他得到了答案；想到那逃逸無踪的闖禍司機，爲理性捏了一把冷汗。

閉上眼睛，看到無數隻的手，從四面八方向那個大鍋爐丟下一個個同一色調的餃子，不同的角色，同樣的材料，人類的故事亙古不變在上演，單調而慘白，請聽：

從前從前，有個貧窮的小孩，父親早逝，寒門孤寡，相依為命，母親含辛茹苦撫養他，受盡各種艱難和屈辱，使他得以進學校讀書，家庭困厄，使他了解貧窮的意義，惻隱之心油然而生；而母親的生命卻在重擔下逐漸萎縮，不幸在他即將進入大學之際，染上重病，他到處奔走、懇求；然而那盞生命之燭終於熄滅，剩下的是一條細長的燭心、親朋戚友的輕蔑表情和他的哀慟；從那萎謝的生命，他看到一條路，他走上學醫之途，他發誓要為窮人獻身……

「很動人，很精彩，後果呢？」

「後來？美麗的故事是沒有後來的，意致深遠，必須你們自己去尋味。……」

依稀記得那次在“願望”欄裏填下 good 時的猶豫和悸動，明明知道在騙別人騙自己，人人却依舊甘於編造、凝聽那美麗的謊言；在沈思中他不覺也寫下“to be a good doctor”；得意的神色刻劃在每個人的臉上。

理性是存在的，不過只是哲學家的“恩物”罷了，現實的環境有一股極大的魔力，把每個人薰陶得很守法——在仁慈的界域裏，環境總是整潔如初，知識愈高者愈然，甚至連片屑也不亂丟，於是拾荒者在角落裏哀號，於是拾荒者的肚子在凍餓。而“優勝劣敗，適者生存”的呼聲響徹雲霄，呼者現出神氣的猙獰面目。

幻想和美麗的謊言，是童稚和少女的精神慰藉；一個結束伴生無數偉大的感人的誓願和計劃，一個開始點出舊夢的完成和新夢的揭幕，新新舊舊，新舊之間是一條永恒的洪流，他知道自己早已不屬於作夢的年華，那年除夕，他寫下一今夜，更深入人靜，我不再扯謊，不再披戴那一具沈重的面具，我要赤裸裸地袒露在思維的明鏡前，照掉那虛假的、可惡的雜滓，迎接一個新的黎明，我只希求一處心靈的泊舟之處，那是靜和美的化身。

早晨在校園碰到逸平時的緘默氣氛和那哀怨、期冀的眼光還緊緊凝逼着他，他深知自己也是很卑賤的，這些心靈的迴響和低聲的呢喃或許將被時光所淹沒，很可能有那麼一天，他會從睡夢中徹悟，驕地坐了起來，告訴自己：現實是最真實的，錢才是最可愛的。

抬起頭，壁櫥上那個半身的石膏像痛心地看着他，深邃的眼光，迸射智慧的火花，似乎在對他低語：傻子，江海既不拒細流，細流也心甘情願把自己的涓涓本性喪棄，你何苦不識趣去追尋，拷問這個無意義的問題？

一是嗎？也許人們已閑熟於那個故事。

眼光移向杯子，下意識地扣緊杯裏那兩根透明、輕巧的麥管，希望能使他們平行併肩，可是浮力太大，總是背道浮游不定，仔細看看那雙所謂萬能的手，很失望；人很妙，對自我陶醉的方式總想得很週到而別緻，往常自己曾試圖以誠摯的情意去冰解人之間的隔牆，然而換來的不過是累累的心傷，他學會了如何把感情貯封在心靈深處；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太堅厚了，在這樣一個充滿勢利的大染缸裏，多少人能改變自己麥管式的生命，多少人能超然於勢利之外，潔然一身，在飄忽不定的氣流中穩定自己，平衡自己；想想自己，依然是悲哀的生命一條。

人生來都是巧智的，聖人和智者的高論處處飄揚，而愚者寥落，尤其像史懷哲那樣的愚者；不顧自身的幸福與安危，投入蠻荒的原野，與瘴癘拼命，只為那顆愛心太傻，太炙熱，炙熱得令人感動，多少性命從死亡的邊緣被推了回來，多少土人間的糾葛與不幸，在那顆愛心的溫暖下溶解；如今，雖與所有的人類一樣，接受最終的判決躺了下來，而那股傻勁所帶給我們的深思、戒惕和敬仰將來永遠瀰漫和蒸騰。

施捨和犧牲對貪婪自私的本性是一種大考驗，施捨者和犧牲者是寂寞的、孤獨的，但他的心靈則是充實的。

飲盡那杯冰涼，走出室外，夜已來臨，迎面是沁人的晚風，他的腦子逐漸清晰，快速地隱逝在那排高大的尤加利樹下。

一九七一、三、廿四